

幸福的回忆

顾敏 / 著

★世界华人文学艺术家丛书★



中国文化艺术出版社

責任編輯：小 宇

封面設計：季 風

世界華人文學藝術家叢書

幸福的回憶

顧敏/著

出版發行：中國文化藝術出版社

印刷：本社印刷部

* 版權所有 翻印必究 *

開本 787X1092 32·1 3.125 印張 60 千字

2003 年 4 月第一版 2003 年 4 月第一次印刷

ISBN962 885-616-2

定價：10.00 元



作者简介

顾敏,1924年生,浙江省宁波市人。襁褓中随父母到四川泸州定居,少年时过着流浪生活,当进工厂练习生、店员。1948年11月随上海地下党奔赴大别山皖西解放区,曾任新华十一军支社、青岛海军基地记者。1946年就读于重庆社会大学文学系开始发表作品。1957年反右被逼订笔,1982年离休后重新提笔,至今已在全国80多家报刊,发表各种形式作品近500篇(首),出版散文诗专集《霜林拾韵》、《希望之灯》,多次获奖入选入典。现系四川省作家协会、泸州市作家协会、中外及川南散文诗研究会、重庆《新华日报》史学会会员、四川省古蔺县离休干部。

目 录

党呵,为您的 80 华诞放歌	(1)
我伫立在邓小平同志遗像前	(2)
幸福的回忆	(3)
彭总和我的海军衣铜扣	(8)
1999 年随想	(12)
特大喜讯——纪念国庆 50 周年	(14)
太平渡的灯光	(16)
渡江作战散记	(17)
荧光屏上的人民海军舰队	(20)
《新华日报》做了我们的媒介	(22)
似梦非梦	(26)
欢快的秧歌舞	(28)
胸膛上的鲜血	(30)
血染的枫叶	(33)
一双水胶鞋	(35)
我印象里的李公朴先生	(37)
我记忆中的艾芜老师	(39)
烈士,您安息吧	(41)
页弟活在我心中	(45)
援组走过的路	(50)

她,为我品尝人生的酸甜苦辣·····	(52)
老伴,我离不开你·····	(54)
今天,我更年轻了·····	(56)
阳台上的万年红·····	(58)
除夕·····	(60)
闪烁的军功章·····	(62)
开心的日子·····	(64)
西塔铜铃声·····	(66)
难忘的九·一一泸州惨案·····	(68)
故乡情浓·····	(71)
我笔下的大山情怀·····	(73)
小巴车缓缓行驶·····	(76)
美丽多姿的黄荆林区·····	(80)
古蔺八节洞的流彩·····	(82)
赤水河上险滩王——二郎滩·····	(84)
红龙湖之韵·····	(86)
雨夜·····	(87)
绿林漫步·····	(88)
圆了我的作家梦·····	(89)
后记·····	(91)

党啊,为您的 80 华诞放歌

我们站在七月的脊梁,用高亢雄浑的声音高呼:党啊,您好!为您的 80 华诞高歌!

在此华诞,用双手托起我们赤诚之心,捧起常开不败的鲜花,和不绝于耳的掌声歌声,向您,表达发自内心的忠诚,并致以崇高的革命敬礼!

自 80 年前的 7 月 1 日,您在祖国的一个角落,揭开建立自由、民主新中国的序幕,点燃了为中国人民求解放谋幸福的火种。从此,一批又一批华夏热血赤子,炎黄优秀子孙,聚集到镰刀斧头的红旗下,举起右手庄严宣誓:我们要结束那可诅咒的一切,我们要创造人类社会从来没有过的新天地……前赴后继,无数次的前赴后继;流血牺牲,无数先烈的流血牺牲!历史记下了万千英烈的千古奇志,丰碑刻着普通百姓的百世勋功。

“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

党啊,您缔造的伟大共和国子孙万代幸福的靠山,改革开放是永恒闪耀光芒的巨星。我们从此跨出豪迈的脚步。有 20 世纪的苦难考验、胜利鼓舞和反思求索,21 世纪的东方巨龙必将不负先辈开创的基业、盛誉和夺目的文明!

2001 年

我伫立在邓小平同志的遗像前

我静静地伫立在邓小平同志的遗像前，沉痛地哀思。他老人家在墙壁上露出了慈祥的微笑，还是那么神采奕奕。我轻轻地呼唤：“小平，您好。”

他，再也听不到枪炮声的轰鸣，再也见不到硝烟的风卷，再也看不到人们在他遗像前对他无限崇敬和哀思，再也见不到他亲手创建改革开放后灿烂辉煌的祖国……

他没留下健壮伟岸的身躯，却留下对祖国的强大和人民富裕的执着的追求；留下了毛泽东思想宝库——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和“一国两制”的设想；留下了欣欣向荣强大的祖国和人民美好的生活。

我们对他老人家千百次的瞻仰，他却对我们永恒的微笑。我仿佛听到他指挥各个伟大战役铿锵的声音，又似乎听到他滔滔不绝讲述。他对中国美好的前途的信心和改革开放伟大的决策，又象听到从他遗像里发出许许多多中国革命和改革开放的故事。

他是凡人中非凡的伟人。

我举上一束鲜花，奉上一片对他老人家的崇敬的深情和思念，我的一腔热情和永恒的怀念。

1997 年

幸福的回忆

——纪念周恩来同志诞辰百周年

春夜，我漫步在雄伟壮观的重庆嘉陵江大桥上。桥下，滚滚的江水闪烁着万家灯火。扶栏远眺，对岸红岩村明亮的灯光，那灯光始终晶莹夺目，我的思绪像滔滔江水，翻腾着绵绵不断的情思。这灯光照亮我脚下的路，从桥南照亮到北岸。

解放前，在国共和谈的1946年，我曾三次幸福地见到周恩来总理。52年过去了，至今仍不忘怀。他那高大的形象、英俊的面庞、和蔼可亲平易近人的态度和他淳淳的教诲，永远留在我的脑海中。他的高风亮节，他的崇高人品，永远值得我们学习和崇敬。

我第一次见到周恩来副主席是1946年1月15日上午在重庆社会大学开学典礼上。

这天天气格外晴朗。社大在管家巷育才学校那间简陋的小礼堂内举行开学典礼，吴玉章等校董都坐在主席台上，当李公朴先生宣布说中共副主席、和谈代表团团长周恩来要到我们学校参加开学典礼时，同学们无不引颈翘望，眼光一直落在礼堂门边。呵！周恩来，传奇似的人物，共产党伟大的革命家。过去，关于周恩来的传说，我已听过不少，现在就要见到他了，这是真的吗，我睁大眼睛，激动得不停地移动座位，生怕看漏了那分秒必争的场面。忽然，闹嚷的礼堂静了下来，静得已能

听到同学们的急促的呼吸声，瞬间便响起了一阵暴风雨般的掌声。

“周恩来！”我旁边的同学小声夺口而出，我循声望去，礼堂门边出现了一位笑容满面的中年人，身着藏青色哔叽中山装，满面春风的英俊脸上，浓黑粗大的剑眉下，嵌着一双炯炯有神的眼睛，是那样的庄重严肃，平易近人。呵！他就是大名鼎鼎的周恩来，我情不自禁将手掌拍得火辣辣的。他微笑着，不住向大家招手致意，过了好一会场内才安静下来，同学们都坐下了，我还呆立着，要不是邻座同学拉我一把，还不知要傻立多久？

周副主席坐在陶行知和李公朴先生的中间，时而仰首，时而左右交谈，显得风趣开朗而又随和。李公朴先生讲完话后，同学们的热烈掌声把周副主席迎到台前，他用绍兴普通话为大家演说。他左手打着手势，右手叉腰，炯炯的目光扫视着全场，同学们都聚精会神地做着笔记，会场里只听到钢笔在纸上写字发出唰唰声和同学们的呼吸声。

当他快离开时，同学们都围了上去，巴望能与他握手留言，一个个都拿着本子伸长了手。我费了好大劲才挤进了人群：“周副主席请您题词！”他和蔼地连声说：“好，好！”当他在我的浅兰色题词本上题词后，我将题词本紧贴在胸上，感动得淌下热泪。晚上，我久久不能入睡。

第二次见到周副主席，是他老人家在重庆较场口营救爱国人士和学生。

1946年2月10日上午，在国民党统治区的较场口，广大爱国学生和各界民主人士召开了一次热烈庆祝政协会议胜利闭幕，要求实现人民民主的大会，不料国民党反动派却蓄意制

造了一场震惊中外的镇压人民的流血事件。在腥风血雨中，我们重庆社会大学的同学目睹了敬爱的周恩来副主席亲自营救爱国人士和学生的情景，都感动得热泪盈眶。如今虽然过去52年了，它仍深深地留在我心中。

那天的庆祝大会，在较场口临时用木板塔起了一个主席台。广场上来了成千上万的各界群众和学生。大会开始不久，爱国民主人士李公朴先生正在台上讲话。国民党反动派预先埋伏的500多名特务打手，突然从会场四周窜了出来，其中一名特务猛不防跳上主席台，手执铁棒向李公朴先生头上猛击，把他打落台下，躺在血泊之中，郭沫若也被打倒在地，眼镜摔得老远……，群众愤怒至极，立即和国民党的特务展开了一场殊死搏斗，只见到处在惊呼，到处在流血……

正在危急关头，忽然一辆卡车开进了会场。司机同志打开车门高喊着：“这是周副主席派来的车，快上车吧！”大家急忙将受重伤的李公朴等人抬上了车，车开走了，不一会儿，周副主席又亲自乘着一辆黑色小轿车到来。

“周副主席来啦！”人们情不自禁地发出一片欢呼。周副主席镇定自若地一边指挥大家有秩序地离开会场。一边上前抓住史良同志的手说：“快上车去医院吧，我已派人把受重伤的李公朴和受伤学生都送到医院了！”

看着周副主席那慈祥、亲切的高大形象，大家有千言万语要向他倾吐，可一时却不知怎么说，只是满含激动的热泪，凝望着周副主席和他的车！直到它在人流中疾速地消失……

第三次见到周副主席是在“四八”烈士追悼会上。

1946年4月8日，叶挺、秦邦宪、邓发等乘飞机返回延安途经山西兴县黑茶山时，飞机触山焚毁遇难，同年4月13日重庆

《新华日报》报道了这一消息，同年4月19日重庆中华路青年馆举行了“四八”烈士追悼会。

这天，我们社大100多位师生，集合整队到了青年宫门前时，一种惋惜、悲愤的情绪立刻涌向我心中。当我接到那本“四八”烈士追悼会纪念册，更感悲痛。我们都含着泪水，捧着册子，慢步进入会场。我坐在前面正中的长椅上，见到灵堂布置得庄严肃穆，在白幔布下是鲜花，柏枝围绕着烈士的遗像，灵堂前黑布幔上横书《精神不死》4个金色大字，下边陈放着两层花圈，会场两侧的墙壁上，挂满了长长的白布挽联，有党中央的，有毛主席的，也有民主党派和爱国人士的……气氛非常严肃。当周副主席挪动沉重的脚步缓缓走到台前，会场上千百双眼睛凝目注视着他。他强忍悲痛，追叙烈士们的丰功伟绩时，我们都恸哭起来，从小到大的哭声充满着整个会场。当他谈到王若飞时说：“失掉了他，好像失掉了一种力量，失掉了一种鼓励，失掉一个帮手。！当他谈到秦邦宪、邓发时，我泣不成声——因为他们曾在社大为我们讲授《辩证唯物论》和《世界劳工政策和运动》，使我们社大学生学到了丰富的知识——这也是师生的感情呵！

最后周副主席说：“他们为了和平民主团结的事业而奔走到最后一口气，流最后一滴血，以至粉身碎骨，他们的死是惨痛的，但又是光荣的，我们要把悲痛的心收起来，化成团结的力量，冲破黑暗，迎接光明。沉重的心，悲愤的泪，四八烈士，永垂不朽，”周副主席的铿锵声音，使我心潮滚滚，热血沸腾。

周总理和社大的老师们淳淳的教诲，象阳光雨露滋润着我干裂、凄楚、幼稚的心田，我宛如一只雾中的小船，徐徐向日出方向驶去。从那时起，我们三弟兄便先后走上了革命的征

途。

解放后，周总理曾多次问起曾继续承担过社大的史良同志：“社会大学那批青年都到哪里去了？”这话中凝结着周总理对社大学生无微不至的关怀，这关怀时时温暖着我的心。

我们的同学都没辜负他老人家的期望，为了建立新中国，临重庆解放前夕，有 14 位同学被国民党特务集体杀害于中美合作所；有的为革命解放战争捐躯；有的伸张正义，在极左路线下含冤死去；有的因操劳成疾而病逝。如今，现在的大多数已离休了，但他们离休不离队，仍在做力所能及的工作，发挥特长，继续为祖国贡献力量。

“活到老，学到老，为人民服务到老。”“没有耕耘，哪来收获。”周恩来总理的教诲和他青年时代的诗句，象盏盏明灯继续照亮我脚下的路。

1998 年

彭总和我的海军衣铜扣

一个人一生中，最难忘的莫过于曾经见到你最尊敬的人，和他留下珍贵的东西，哪怕是一小点点，也是幸福的最有意义的。如果失去了那些珍贵的东西，就会终身惋惜，甚至悔恨。

甲子年，正是我花之岁，我一生过了两个甲子年了，如今，我安然无恙地度着幸福的离休生活，但每每看到我胸前的闪着金黄色光的“八一”五星铁锚旧军衣铜扣，就会怀念起彭总来，彭总是我最崇敬的人。我留下来的这十五颗海军衣铜扣，是我一生中剩下的唯一的纪念品了，还有些珍贵的东西——中央领导人和著名作家给我的题词和讲课记录，解放纪念章和我在解放前后发表的作品剪贴集等，都在知识分子遭难的年代，被那些横行霸道的政客搜去至今无下落，多么令人惋惜而愤恨呵！我这十五颗海军衣铜扣，是我在每次运动中，东藏西躲把它们保存下来的，即使在灾荒年，那丢掉农业生产去大战钢铁的年代，那些想戴大红花的人，逼我捐献这十五颗海军衣铜扣，都遭到我的拒绝。有的甚至勒令我这个“有罪之人”限期缴出，如不缴，按法律制裁。幸而有个好心的农民保护了这十五颗铜扣，谎报已交出，才把它们保存下来，多么幸运呵！我至今仍念念不忘这位好心的农民。

海军衣铜扣是彭总任国防部长时所制的。它标志着中国人民海军的诞生和成长。我穿着钉有铜扣和白色海军干部服，

曾在青岛快艇港与彭总短暂而又幸福的会见。

那是五三年初夏的一个晴朗的上午，我刚走进宣传部的办公室，部里的工作人员小郭就迎上来，兴高采烈、绘声绘色地向我叙说刚才彭总来办公室的情景，“彭总紧紧地握着我的手，我激动得全身都颤抖起来……他还问我们部里的同志。当我向他汇报部长下巡防区了，副部长到海空军学校，部里的十五个同志都下去了，今天，只留我一人在部里值班时，彭总带着赞扬的口吻，微笑着说：‘好！就是要深入基层，光坐办公室搞不出成绩来的……’他那慈祥而又严肃的方脸上，露出了和蔼的微笑，他多么亲切，多么关心下级呵！连对我这个排级的小小工作人员都那么好，还同我握手问好，一个外国的大将军能做到吗？他老人家还到了每个办公室和警卫连呢……”我真仔细地听着，就象听一个动人而传奇的故事。血液似乎在我的血管里奔流，心脏在激烈地跳动，我不由得脱口而出，我们的好彭总作为一位中外驰名的无产阶级政治家、军事家，中央政治局委员，立下赫赫战功的将军，深入到海军青岛基地的各个办公室，还到了海军战士的营房里，多么令人敬佩呵！我真后悔，不该出去采访，不然我也能见到彭总，同他老人家握握手……。

“小郭，彭总呢？”我平静后才想起彭总的视察去向，迫不及待地问小郭。

“他到快艇部队……”我没听完，来不及收拾桌上的东西和编写刚才采访的材料，转身跨出办公室，骑着自行车向快艇港飞奔，我的自行车轮在乌光的柏油马路上滚动，甚至赶过了一辆公共汽车。低矮而茂盛的法国梧桐树和行人都纷纷向后退去。耳边呼呼的声音，仿佛是彭总在向我说话。不一会，那

平静的闪着银光的小小海湾，在我的眼前逐渐清晰起来。呵，那不是快艇港么，那一艘艘灰银色的快艇向大海冲去。“快，快！”我在心里喊着。我的自行车一下飞进快艇部队那高大的门，两位穿着上白下蓝色水兵服的岗哨警卫都没挡住我，我也来不及掏出记者证给他们看。隐约听见岗哨在喊：“你这位同志不遵守制度”，“同志，你们能知道我的心情吗，万一迟了能见到彭总吗，以后再向你们检讨吧。”我在心里说。

自行车轮的惯性，冲向了港口人群。我来一个急刹车，可前轮已经碰在一个穿海军干部服的人身上，他被碰痛了，“哎呀”一声，狠狠地骂着：“你没长眼睛嘛，关你的禁闭，”我说：“对不起。”他回过头见是我，才笑着说：“彭总都快离港了……”我见是大队长，也是会心地笑了。我放好自行车，就挤进了欢乐的人群，见两艘鱼雷快艇，已经离开了港口，船头昂向天空，船尾沉在闪着银光点点的大海里，拖着两条卷起浪花的长长的白带。我不管身边的政委同意与否，忘情地一下从他的手中拿过望远镜，举起一瞄，便见前面那艘快艇上，一位穿着黄呢军衣神采奕奕，身材魁伟的将军立在艇长的旁边。他转过头来，向岸边欢送的人们不住招手，那戴得异常端正的军帽沿下，浓黑的剑眉下，两眼露出喜悦和满意的神色，面容显得和蔼而又威严。

“老顾同志，你疯啦，望远镜里怎能采访。”政委和我开玩笑，并向我索回望远镜。我没有应声，仍贪婪地望着那艘快艇，直到那飞奔的两艘鱼雷快艇消失在茫茫的大海中。这是多么难得的机会呵！尽管时间那么短暂，又隔着大海，可也算我一生中一件难忘的事。

那天，我正穿着一身白色的海军礼服，军服上系着一排闪

亮的金色铜扣。

今天，我的海军衣上的铜扣仍在我胸前发出金黄色的光，它使我想起那一次彭总的隔海相见和他对同志们的关怀。我一想到彭总就忘不了策励自己和要象老一辈的同志那样，在离休后，有多少余热就发多少光。虽然，我的身心曾遭极“左”路线的严重摧残，但毕竟我还活着，还能提笔，写出那些今天正满腔热情为社会主义建设而奋斗同志的功绩，揭露那些阻止改革，危害党的事业的歪风邪气，也不辜负含冤在九泉之下的彭总。

彭总，您所制订的“八一”五星铁锚海军铜扣，依然在我胸前闪着金黄色有光芒呵！彭总，您安息吧！我的海军衣铜扣会一代一代传下去的。

1984 年

1999 年随想

当 1999 年零时的钟声敲响时，我关了电视机，信步走到阳台上，尽管寒气逼人，可特别感到心情激动，思绪万千。

这正是送旧迎新的时刻，送走了国家有伟大成就的 1998 年，迎来了即将跨入新世纪的 1999 年，联想到今年有那么多重大的 50 周年纪念日时，我的心情格外开朗，喜悦欢欣涌上我的心头，虽是严冬，总觉得心头暖和和的，就像迎接春天的到来一样温馨。尽管这座偏僻大山区的小山城，已是沉静在半睡状态，但卡拉 OK 和歌声，音乐吧的动听优雅琴声，小摊贩的叫卖声，三轮车的奔跑嘟嘟声依然交织着，划破了山区的宁静，新建的大桥桥灯、大街灯及商店闪烁的霓虹灯仍在闪亮着，这座小山城正在向大中城市看齐，将要建设一座红军长征走过的老区豪华的城市呵！

我抬头了望夜空，皎洁的明月，稀少的星星还在闪烁着，地上无数的灯光的也像星星一样，在撒满小山城的夜空……我想起了我的青年时代，那峥嵘的岁月，那战火纷飞的年代，那艰辛紧张的生活，没日没夜的行军打仗。尽管常处于饥饿状态，尽管在酷热的夏天和冰雹严寒的冬天，也没有丝毫影响我对革命胜利的信念。我曾经参加过渡江作战，解放大江南、大西南、解放浙江大部、解放国民党经营多年的陪都重庆和成都，弹指一挥间也是 50 周年了呵！